

文獻整理

蕭繼宗〈水調歌頭--手植鳳凰木〉考釋

吳福助*

【作者】

蕭繼宗(1915-1996)，字幹侯，湖南湘鄉婁底鎮人。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畢業。曾任皖報社社長、青島市新聞處長、江蘇省政府參議、陸軍總司令部上校副組長等職。1955年8月，執教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，講授大一國文、各體文選、歷代文選、楚辭、詞曲選等課程。1959年接長中文系主任。1965年9月，赴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(UCLA)講學一年。1969年11月任「文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」委員，負責籌備中國文學研究所事宜。1970年6月接長中國文學研究所主任。1972年8月又接長中國文學系主任。1974年2月兼教務長。1975年6月起，轉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、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、正中書局董事長、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。著有《實用詞譜》、《孟浩然詩說》、《友紅軒詞》、《獨往集》、《興懷集》、《湘鄉方言》、《花間集評校》、《麝塵蓮寸集評訂》等書。先生除作育英才外，並從事文藝創作與文化工作之推廣，於1994年5月，榮獲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¹。

【提要】

本文作於1960年初夏。收於《友紅軒詞》，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61年1月初版，頁78-79。又收於《興懷集》，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90年，3月初版，頁115-116。

根據本文記述：「手種鳳凰木，彈指五年餘。」作者1955年到校執教之初，即親手種植鳳凰木於庭院。距離1960年初夏寫作此詞，正好五年。作者當年配住東海大學東海路43號宿舍，即今銘賢路上的「東海大學創藝實習中心」。此棵鳳凰木目前依舊茁壯成長，距今已有62年樹齡，蔚為東海校園古樹之一，也是唯一有文學作品紀錄其栽種過程的古樹。

本文記述作者在宿舍庭院栽種鳳凰樹，眼看著它成長的經過，著重描寫初次開花的喜悅。作者想像將來長成板根錯節的巨木，滿樹繁花紅艷炫眼，恍如帝都仙宮般奢華氣派的盛況。作者期待紅花怒放的時刻，能夠在屋北窗

* 吳福助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。

¹ 參考：(1)謝鶯興、高于婷〈蕭繼宗先生著作目錄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新第45期，2005年6月。(2)王建生《蕭繼宗先生研究：生平交遊篇》，臺北：華藝學術出版社，2015年8月初版。

下，悠然相對，做一個類似莊周化蝶般物我兩忘的午夢。本文運用形象性的語言，鋪寫繁花競開的盛況，聯想豐富，鮮活有趣，特別還吐露了山居雅士逍遙世外的隱逸情懷，是一篇令人欣然愛誦的佳作。

蕭繼宗教授很注重藝術情趣的追求。他經常穿著一襲藍長衫，仙風道骨般地在校園中漫步，那種令人欽慕的瀟灑態度、飄逸丰姿，是東海早期校友的共同記憶。蕭老師平常待人接物，總是氣定神閒，面帶微笑，妙語如珠，充滿智慧。講起課來，旁徵博引，縱貫橫通，融合人生哲理，深入淺出，尤其鮮活風趣，令人茅塞頓開，悠然神往。課餘時間，山居生活，他最喜愛提筆繪畫²。有一次，他完成一幅內容很特殊的圖畫，四圍林木扶疏，中間一座茅亭，有一書生在亭中靜坐沉思，旁題：「眾人皆醒我獨醉。」題詞是翻用《楚辭·漁父》「眾人皆醉我獨醒」句。蕭老師很得意地出示這幅剛完成的畫作，滿面笑容告訴我說：「這個社會，人人都清醒聰明，忙於爭名逐利。只有我蕭某人迷迷糊糊，不懂得隨俗順流！」這幅畫很可以代表蕭老師淡泊名利，逍遙曠達的人生觀，讓我印象十分深刻。根據以上瞭解，筆者認為〈水調歌頭〉所反映的隱逸思想，帶有作者鮮明的個性特徵。

東海大學教職員宿舍區老樹蔥蘢，蔚然有森林氣象，這是經由歷年的學校同仁胼手胝足悉心栽培，才得以形成的。孫克寬〈傍晚的愉悅〉一文云：「說到我們兩家這塊小庭園，雖然是花木縱橫，不成體統，可是園主人的勞力，卻花費得不少，尤其是梁(容若)先生那一邊。當他們才搬來的時候，我們這邊已經栽種得有點眉目了。矮矮的幾棵玫瑰花，兩本香蕉，和兩三棵夾竹桃，再加上階砌邊人工種的紅綠草，紅花綠葉，似乎是斐然可觀。可是那一邊，因為才建起來沒有人來住，還是一片荒蕪，如果有點綠色的植物，那只有野生的含羞草，和一兩棵野生的灌木而已。但是從他們家搬來後，一天天地過去，花和樹不斷地被培植滋長起來。每天清晨和黃昏，都看見他們府上的人通力合作，在那裏分花、剪草、栽樹、疏土，特別孜孜不倦的便是澆灌工作。我們住的地方，是向以不毛著稱的山地。一年有七、八個月露不著甘霖的滋潤，又沒有灌溉水的來臨，唯一使得花木不虞枯旱的，只有『抱甕灌園』的一法。我向來是個四體不勤的廢物，家裏這點花樹的栽培，都仗著

² 蕭老師擅長書法，後來筆法嫻熟了，無師自通，開始繪畫。一位繪畫界的朋友見了，對他說：「你的畫，意境很像倪雲林！」這句來自內行人的讚美，給蕭老師帶來莫大信心。從此之後，蕭老師投入大量時間從事繪畫創作。筆者經常到老師家拜訪請益，每次都看到他正忙於作畫。蕭老師在離開東海前，還舉辦過畫展。

妻的躬耕之力，現在也為他們一家的『勞作精神』感動了，每天居然能提上幾大桶的水去澆花，於是我們兩家院落前後，一年之間，都出落得『鬱鬱蔥蔥』；他們那邊的花木種類繁多不必提了，我們這邊也分種了八、九棵香蕉，綠葉捎雲，簡直是濃蔭滿院。窗前一架日本藤花，終年不謝，簇簇的紅花兒爬上了屋簷，引得經過宅院的行人常常駐足觀賞。我和梁先生笑著說：『我們何妨『雅』一下，我這邊打算題名叫『蕉雨山房』，或者是『紫藤書館』，你呢？』梁先生卻笑而不答。這樣把栽培花樹當作娛樂，精神上得著無上的自慰，兩家人個個都顯得健康起來。」³這段東海大學創校之初，前輩師長辛勤栽培庭院花木的描述，概括記錄東海同仁苦心經營校園植栽的過程，可以補充說明本文創作的歷史背景。

蕭繼宗《友紅軒詞》另有 1957 年所寫〈阮郎歸--手種香蕉初實〉：「移根初到粉牆陰，去年春已深。重重舒展碧霞襟，乍堪眠玉琴。晴晝影，兩靄音，曉來風露侵。饒郎耐得到如今，與郎傾寸心。」描寫手種香蕉初實的喜悅，物我情感交流，饒有奇趣，可以參看。

【作品】

手種鳳凰木，彈指五年餘¹。當年奔走流汗，自起斲烟蕪²。一歲大逾拱把³，三歲高逾尋丈⁴，清影護庭除⁵。但憾美不足，只有葉扶疏。樹如此，人世事，幾榮枯！今朝失喜⁶相見，高處著花初。從此朱纓繡葆⁷，相映紅幢翠蓋⁸，幻想帝王居。媚我北牕⁹下，午夢要蓬蓬¹⁰。

【考釋】

- 1.〔彈指五年餘〕彈指，捻彈手指作聲。佛家多以喻時間短暫。五年餘，作者 1955 年到校任職，距離 1960 年初夏寫作此詞，已有 5 年。
- 2.〔斲烟蕪〕斲，ㄓㄨㄛˊ，斫，砍削。烟，同「煙」。烟蕪，雲煙迷茫的草地。
- 3.〔拱把〕指徑圍大如兩手合圍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拱把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養之者。」楊伯峻注：「趙岐注云：『拱，合兩手也；把，以一手把之也。』」此言樹之尚小。」
- 4.〔尋丈〕尋，古代長度單位。一般為八尺。尋丈，泛指八尺到一丈之間的長度。
- 5.〔庭除〕庭院。除，泛指臺階。
- 6.〔失喜〕喜極不能自制。唐宋之間〈牛女〉：「失喜先臨鏡，含羞未解羅。」

³ 見孫克寬《山居集》，臺中：中央書局，1968 年 2 月。收入謝鶯興編《孫克寬教授紀念專輯》，東海大學人物誌師長篇(一)，臺中：東海大學圖書館，2017 年 2 月 6 日，頁 223-22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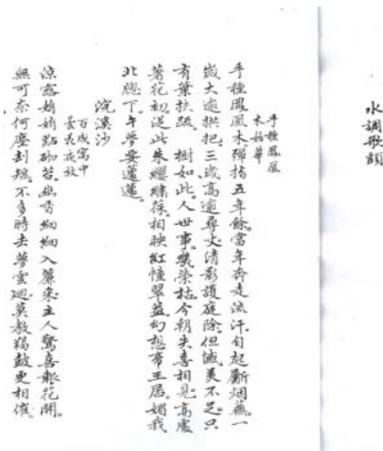
- 7.〔朱纓繡葆〕朱紅的穗帶，繡花的長竿柄頭。纓，用絲或毛等製成的穗狀飾物。葆，ㄅㄠˋ，古代有鳥羽裝飾的一種儀仗。
- 8.〔紅幢翠蓋〕紅幢，紅色旌旗。翠蓋，飾以翠羽的車蓋。幢，ㄉㄨㄤˋ。一種旌旗。垂筒形，飾有羽毛、錦繡。古代常在軍事指揮、儀仗行列、舞蹈表演中使用。
- 9.〔北牕〕面向北方的窗戶。牕，同「窗」。晉陶潛〈與子儼等疏〉：「常言：五、六月中，北窗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『羲皇上人』。」羲皇，指伏羲氏。古人想象羲皇之世其民皆恬靜閑適，故隱逸之士自稱「羲皇上人」。
- 10.〔蘧蘧〕ㄎㄨㄥˊㄎㄨㄥˊ，悠然自得的樣子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昔者莊周夢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」



〔圖 1〕蕭繼宗教授配住宿舍



〔圖 2〕蕭繼宗教授手栽鳳凰木



〔圖 3〕蕭繼宗教授手抄〈水調歌頭〉（《友紅軒詞》）